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學易記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學易記上經卷二

元 李簡 撰

☷☰ 乾下坤上

伊川曰坤隂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隂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

南軒曰有天地則升降之理生有升降則通塞之理生此乾坤所以合而成否泰也往極不得不返盛極不得不衰剛柔相生有无相禪此泰終所以必覆否

終所以必傾也然則否泰固有自然之數非人謀所及而聖人於此亦將退聽无為而任其適來也歟曰非然也在天有否泰之理在聖人有處否泰之道葢觀一身血氣盛衰否泰之理也導養有方處否泰之道也有人於此當血氣壯健之時而虐用其四體耗憊其精神未幾而羸病暴至此非反泰為否乎至於血氣衰竭之際能時其飲食節其勞逸養之以粱肉輔之以藥餌以却病而引年此豈非革否而為泰乎

審如是則人力有時而勝天矣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隂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伊川曰小謂隂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也來來居於内也陽氣下降隂氣上交也隂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

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爲君子隂爲小人君子來處於内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乾健在内坤順在外爲内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也既取隂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隂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

龜山曰往自内出也來自外至也陽大而隂小小者

來往則陰爲內主陽无自而至故小往而後大來否反泰者也故大往而後小來亦若是而已此陰陽之義君子小人進退之象也小人在內而能進君子者未之有也內陽而外陰以二體言也內健而外順以卦之才言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卦之時言也有其體而後有以成其才有其才而後有以御其時三者備則泰之爲泰而吉亨義盡於此矣

誠齋曰泰之時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人物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於人物无不泰而通焉孰爲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而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已消長在彼内之外之在此大哉泰之治乎要哉致泰之道乎或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獨不可參而用之御之以君子且化之爲君子乎曰易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言如是

而止耳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伊川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制也相助也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

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及教民鋤耘灌漑是也又問左右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晦菴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伊川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將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

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彚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三陽之志欲進同也

白雲曰堯用舜而野无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

誠齋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伊川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包荒謂有包含荒穢之量用馮河謂有馮河之勇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寛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朋亡謂大者自來而无幽遯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

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尚之爲言配合也

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中行者六五爲中以行願

之君也洪範以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爲

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爲光大不亦宜乎其德

有容其道至公可謂光明盛大矣集伊川白雲說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

上泰之盛也然處下卦之終而當天地相交之際可不豫爲之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戒之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而陂往而復泰而否理之常也當知天理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此即持盈之道也故得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其陂復之理謂必然循環而莫之改也故曰勿恤其孚如是則於其禄食當有福盇

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故闗子明曰天人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集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氣上升陽氣下降乃天地之交泰也上以謙虛接乎下下以剛直事乎上上下相孚乃君臣之交泰也君臣交泰則天下泰矣故下三爻皆以剛直事其上上三爻皆以謙虛接乎下四當二卦之交故發此義

凡居人上而虛中接下者茍出於勉強則皆不能盡其道上三爻其虛中无我翩然而来接下之道皆出乎中心之誠不待人之戒告而後能也爻言不富象言失實是皆不以富貴驕人而有虛中无我之意也鄰類也謂五與上也故四五皆稱行願在下卦之初則明以彙交於上在上卦之初則明以鄰交於下蓋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伊川曰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誠齋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也言莫予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予惟克邁乃訓爾交修予罔予弃高宗所以爲從諫之聖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者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泰極則否城復于隍雖曰天運亦在上者持盈之道有所未盡也故於九三著先幾艱貞之戒上六以陰柔之資當時運變革之際上下之情否塞不通其能用衆乎用衆適足以速禍矣高貴鄉公是也自邑告命謂命自小者出其命可謂亂矣此羣小擅命之象也羣小擅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漢唐之君其權或在臣下或在閹

豎或在羣盜皆亂命也上之人所處雖正亦不免於

羞吝況未必正乎人君處泰可不敬哉 集伊川橫渠龔氏雷氏說

☷☰ 坤下乾上

伊川曰天地相交隂陽和暢則爲泰天處上地處下

是天地隔絶不相交通所以爲否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伊川曰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

白雲曰否閉也塞也天地閉塞而不通人道何從而

立乎故否之時非人道也人道配天地而言聖人之道是也天下所以爲邦者以有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上下不交則人倫道絶謂之无邦可也匪人猶曰无道也不利君子貞此危行言遜之時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伊川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

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隂柔在内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来處於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廣平曰比之匪人言所比非其人也否之匪人言致否之因也君臣上下在朝者非其人則將引天下之叨懫姦回萃於朝此所以致否也羣小在上而衆邪

逞故不利君子貞盖唯君子在朝然後君臣各得其
道上下合志而天下之情通此國家之所以立也如
君不君臣不臣則天下无邦矣猶之父不父子不子
則无家矣无邦者其道亡也
衛侯言計非是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子曰以予
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不察事之是非而說
人贊巳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
甚焉君闇臣諂若此不巳國无類矣夫君剛而闇愎

臣柔而諂佞上下之情否塞而不通无復人道即无類也天下无邦正釋匪人之義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伊川曰天地不相交通否塞之時君子以儉損之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禄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白雲曰以无難言之邦无道穀爲恥況有難之時乎故直曰不可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伊川曰卦以内爲小人而爻以初爲君子所謂隨時取義變動无常也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隂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絶不相通也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亨也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否之道象復推明以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

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兼山曰先大夫有言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盖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

白雲曰亨如顔子之樂是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難豈忘君哉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其愛君至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篠之徒聖人无取焉或曰拔茅乃牽連進出之意而否之初亦云拔茅者何曰

時泰矣君子道長故正人引類而出出則進於位也
時否矣小人道長故君子引類而處處則進於道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伊川曰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
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
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
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
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

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也

廣平曰否之六二下乗初六上承六三二隂皆小人之象二不包初則小人畜怨而陷我矣不承三則小人依勢而藉我矣故曰包承小人吉此言居中守正者全身遠害當如是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

涗我哉乃不亂羣之義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廣平曰六三在下體之上位浸顯矣而當否之世不能去又以陰柔處之是可羞也世之寡廉鮮恥苟賤之士處顯位以播惡於衆而不自知其醜者多矣六三與中正剛明者爲鄰則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矣唯以資質陰柔不能行其所知至於忍恥而冒處故謂之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誠齋曰九四以陽剛之臣受九五大君之命以此清羣小而濟否世豈惟无咎又且疇類皆蒙福焉可以行其志矣

雷氏曰郭子儀當閹竪猜閒嫉妬之際屢師師而出凡聞召命即日就道是以讒閒不行終享安榮其將佐往往有列土之封則有命无咎疇離祉信矣九四在否之時居近君之位剛而不中故有違命之戒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伊川曰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伊川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然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白雲曰志行於四否休於五上九之傾宜矣滿而傾覆自然之理也

離下
乾上

伊川曰爲卦乾上離下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爲乾之主二爲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故其義大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伊川曰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

必于野野謂曠遠之地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

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伊川曰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爲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同人曰此三字疑衍文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

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南軒曰天下之志紛然不齊君子奚爲而通之夫四方之民雖異世而受衷上帝者則同惻隱羞惡之端所以發之於中者則同然而不同者私欲蔽之耳夫遇難共濟則胡越爲手足爭利不休則父子爲仇讎方其遇難之時至誠相與纎僞不萌故皆不約而自

同及一毫之利撓其欲心則挺然而起彼我分而爲敵非以私欲之心蔽其所素同者哉聖人擴至誠大公之道包覆天下是以无往而不同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伊川曰天在上火性炎上天與火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别明之故處物不

失其方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注曰九居同人之始而无應於上心无私係則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則无厚薄親疎之異何過咎之有哉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主也相同以私雖應君猶爲可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伊川曰卦唯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内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

藏也至于三歲不興終安能行乎

廣平曰三在下體之上有高陵之象

安行者安而行之也小人安於爲不善故至三歲之

久而不興也興者興起而遷於善也孟子所謂待文

王而興者是也九三以剛居剛是凶人之頑安於爲

惡而無遷善之心者也若夫九四度其義之不克而

遂弗攻是能改過而遷善者也其吉宜矣然九三不

曰凶者葢其凶不待言而後見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白雲曰同人之時以一陰欲同衆陽而衆陽亦欲同於二也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亦以見君子志於大同而小人私於同已者也説者謂九四乘其墉而欲攻五或謂欲攻三不克而困反於則乃吉夫三可攻者也弗克攻反非吉也謂攻五者其理尤悖且乘墉之逼過於伏戎于莽之遠也弗克之攻過

於升高陵之不興也君臣大分一有犯焉困而反則何吉之有而曰弗克攻吉何哉蓋九四近君之地聖人言其地近易攻如在其墉閒勢可攻也非若于莽之遠不能攻也弗克攻者言其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知君臣之大分是以吉也不然一乘其墉終身无可吉之道故知乘墉如升堂入室皆親近之意非必真乘其墉而攻之也然伊周示大信於天下萬世必无乘墉弗攻之議

九四雖不中正以其乾體故知險履離故有明明而知險是以過惡未形能止而弗攻也若肆其貪欲而不顧義理妄行攻奪則凶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妄行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反則之義張中庸曰困猶困心衡慮之困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伊川曰九五同於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

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爲吝況人君乎

爻云大師克象云言相克者以見二爻之強如敵國

然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龜山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于无悔而已何也蓋以一卦之義言之則于野无暱比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亦无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

案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至于

野則曠遠无間矣同人于野是舍已從人大同於天下无遠不同盡同人之道者也上九處一卦之外遠於有事之地静而不通於物是不能无遠不同大同於天下者也故曰同人于郊不能同人而欲人同已得乎故象曰志未得也此爻无悔與他卦不同有改過之心爲悔无改過之心爲吝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无悔者是終无悔心者也其沮溺荷篠之徒歟觀其告子路之言曰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

之士哉其志亦欲人而同於已乎

☲☰ 乾下離上

伊川曰爲卦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爲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大有元亨

伊川曰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而有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

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又曰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與善二義故也

凡卦言元亨利貞者皆二五隂陽相應彖皆釋爲大亨蓋不能與乾坤同也屯隨臨无妄革是也凡卦辭言元亨者皆六居五九居二彖皆釋爲元亨以元有善大之意大有蠱升鼎是也升之彖伊川謂誤隨他卦作大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伊川曰五以隂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爲諸陽所尊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也卦之德内剛健而外文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

誠齋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

應乎天而時行謂明乎天德順時而行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伊川曰火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

衆之道在遏絶衆惡揚明善類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白雲曰離之爲象在天爲日之明在地爲火之明在人爲德之明天下之動晝行夜伏者无他焉其動以明爲主故爾

單氏曰虞翻曰遏絶也揚舉也渢曰天道福善禍淫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伊川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畀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况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爲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伊川曰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積於中者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壯大之車重載積於中致遠而无損敗也故曰有攸往无咎

誠齋曰辭聘受聘事㝷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

人害也

伊川曰三居下體之上諸侯君公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

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有爲巳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伊川曰彭盛多之貌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大盛則致凶咎能謙損不處其盛而得无咎也蓋有明辨之智也晢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漢上曰子夏傳讀作旁盛滿貌

誠齋曰九四離之初故明晳以陽處陰故匪其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虚中爲孚信之象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故曰厥孚交如象云信以發志者由上之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也又云威如吉者謂當嚴君臣之

分也蓋六五柔中之君不患其孚信之不志患其君臣之分或有所未明也孔子恐後世人主觀威如吉之言以作威殺戮逆詐設備爲吉故釋云威如之吉乃平易而无備也平易而无備即繫辭所謂有親可久之道也集伊川白雲雷氏輩說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伊川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

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

廣平曰六五有志信之德而上履之故有履信之義五爲大君而上九與衆陽同體而應之故有思乎順之義上九爲明之極而自處无位之地推衆陽而進之故有尚賢之義能如是則无天災物累无人非鬼責天人交助之宜其吉无不利也自天云者理之必至非有求而得也伊尹將告歸旁求俊乂啓迪後人自不居其成功蓋用此道也又以尚賢者體信順以

處巳而又以尚賢也自天祐之謂自天以下皆助之也故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 艮下坤上

伊川曰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下謙之義也

謙亨君子有終

伊川曰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

而不亨乎君子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伊川曰濟當爲際謂下交也謙爲卑巽而其道尊大

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

白雲曰先人曰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流變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以此居尊則益光以此居卑則不可踰故惟有德君子能終之伊川曰以地勢而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雍曰四者非天地鬼神人有心如是其道自然如此故皆曰道

温公曰君子之德誠盛矣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則无以保其終

鬼神害盈福謙猶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也謙之爲德其至矣乎尊者謙則其道彌光卑者謙則人不可得而踰越其道彌光不可踰越乃君子之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伊川曰山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象也君子體抑高峯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

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

龜山曰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遠近親踈各當其分所謂稱也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伊川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涉險

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

誠齋曰牧養也謙何俟夫養曰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顔子若无若虚之謙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伊川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爲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顔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貞且吉者有爲得貞正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二之謙德

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強為之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隂所宗履得正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以功下人故能保有其終也萬民服者釋所以有終也人心不服功業雖高而不能

令終者多矣集伊川佚菴説

白雲曰唐虞之際能盡勞謙之道者其禹歟克勤于邦而至于九功惟敘所謂勞也不自滿假而拜昌言所謂謙也至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天地人鬼莫不從有終之吉大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伊川曰四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以奉謙德之君其動作施爲靡不利於撝謙也如是然後中於法則

撝如人手之撝也

晦菴曰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撝謙也撝退托之意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之君富有天下而云不富以其鄰者以六五謙虛之德與臣鄰同也利用侵伐征不服而无不利者是猛以濟寛之義也盖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

接於下衆所歸也然一於謙巽則小人有時而不服故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威德相濟然後盡君德之宜爻恐一於謙柔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恐以利用侵伐之言後世人君或不省躬討罪妄動干戈故曰征不服也采伊川雷氏説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居中得正謙德充

積於中故發於聲音見於顔色莫非謙也故曰有諸中者形諸外上六以隂柔居一卦之上才德不稱既无其實又不能撝而不有居謙之世徒欲以足恭弔名求其所謂尊而光不可得也故象曰志未得也故可行師征邑國征邑國者自治也謂宜以剛武勝己之私也劉佚菴曰隂居亢極非能謙者居謙之時以鳴求應是外爲謙辭而中无其實者也征邑國自治也此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之道也集

䷏ 坤下震上

明道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伊川曰豫者安和説樂之義爲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爲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爲和

豫之義

豫利建侯行師

伊川曰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

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

龜山曰屯者建侯之時豫有建侯行師之道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温公曰逆理而動者心勞而事難故順以動則豫矣

伊川曰剛應謂四爲羣隂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賛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硏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賛其大矣哉

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之時義坎睽蹇之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劉氏曰順以動豫言順理而動則人心恱豫蓋理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豫順以動言人心和豫能順之以動則天地莫不從之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天地從之況於建侯行師乎所以利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伊川曰雷者陽氣奮發隂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閉欝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白雲曰先人曰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雍曰雷出地奮夏之二月天地萬物説豫之時也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以順隂陽之理

所以禘有樂而嘗无樂也故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

春禘秋嘗此言夏商之時也

雷氏曰樂非徒作以崇德也堯章舜韶湯作大濩武

作大武是也作樂崇德非以娱巳也殷盛以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而巳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以隂柔居下上應於四是不中正之小人恃九四之親舊脅肩諂笑以求豫者也四以一陽爲致豫之主必无私應小人之理且鳴而求謙者志猶未可得況鳴而求豫乎志窮凶者窮其求豫之志則凶也集

晦菴曰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伊川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

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以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葢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

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介即分別界限之意謂守其分也猶孟子云不以三公易其介劉氏曰豫之時上下皆趨於豫而六二獨以中正自守澹然不以動其心故有介如石之象君子見幾知豫之不可近去之惟恐不速何

待終日不終日者一卦未終之象也貞吉者居中守正不溺於豫吉其宜矣古人言不能入者譬之以水投石石者外物之不能入者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白雲曰處豫之道戒在於不能自立而優柔无斷是以馴致必至於凶故六二以介如石爲得而六三以盱遲有失也夫睢音隳盱視上而説之非介如石者也遲疑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説之者失於不立遲

疑有待者失於无斷皆爲有悔之道欲无悔者无他道焉介然不動以守之斷然不疑以行之唯此見六二之貞可謂能行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伊川曰簪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

龜山曰四以一陽爲順動之主剛應而志行天下由之而豫故大有得也處多懼之地承柔弱之君而任

天下之責危疑之時也唯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勿疑朋盍簪言誠而不疑則其類自合矣方成王幼沖周公為冢宰百官總已而聽焉上則成王未悟下則羣叔流言危疑之甚也唯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獻有十夫予翼此朋盍簪之謂也使周公懷自疑之心以畏艱大之言以考翼不可征則亂无日矣其能成寧考圖功哉耿氏曰九四為震之主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

豫以文言之五隂莫不由陽以豫是以大有得也大有得而勿疑則乃能協衆力以安其上猶簪之總衆髮以安其冠若自疑則衆斯睽矣未聞以疑事而有功者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誠齋曰六五以柔弱之資居逸豫之時耽宴安之酖所以疾也有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也一正

君而國定然其効止於恒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爲全人何也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爲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爲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速見正者揉而復

雷氏曰孟子曰出則无敵國外患入則无法家拂士者國常亡然則君雖失道有忠臣以正之者常不亡故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其天下中

未亡者中猶降衷之衷言六五降衷之性未盡亡也
玄宗之不逐韓休其是之謂歟張中庸不取潘氏虛
器僅存之說者恐後世昏主妄殺大臣也劉佚菴曰
既是昏主必不讀易僕安張說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伊川曰在豫之終昏冥已成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
乎當速渝也若能渝變則可以无咎

童溪曰程子曰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

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或曰聖人於初六鳴豫則繼之以凶於上六冥豫則開之以无咎初六之象則逆知其志之窮於上六之象則又諭之以何可長也蓋初者所以遏其惡也惡而遏之所以禁天下之未然也終者所以開其善也善而開之所以導天下於將然也禁之導之始之終之聖人之心所以无負於天下後世也

誠齋曰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而能變安知逸豫之

主不爲憂勤之主乎能變則爲太甲爲齊桓不變者小則漢成帝唐明皇大則夏太康唐莊宗

䷐ 震下兌上

伊川曰爲卦兌上震下兌爲說震爲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有大亨之道以其動而說也動而雖說苟不以正豈得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伊川曰卦之所以爲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隂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爲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

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賛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賛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又曰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

白雲曰先人言隨不止於人道而言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兊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

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伊川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衆人之隨已已之隨人與臨事而擇所隨皆隨也雍曰天下之理不動則无所隨不說則不能隨然隨之道大而天地小而人民細而蟲魚草木无不有隨不能以言盡要其歸則隨時而已至於堯舜隨於揖遜湯武隨於征伐伊周隨於致君孔孟隨於設教以聖人之隨其不同已如此況天地萬物之隨乎蓋道與時會則聖人隨之易地皆然

也是以聖人所任者道而不能違者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氏曰雷發聲於震收聲於兊澤中有雷收聲於兊之時也

白雲曰伊川曰禮晝不居內夜不居外亦隨時也雍曰夫君子一動一靜至於宴息猶有隨焉大者可知也此蓋因其小者足以見隨之大不然君子之道宴

息而已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温公曰官者所守之常也處隨之初將變其守者也故曰官有渝將變其守不可陷於邪也故曰貞吉隨不失時變不失正由斯術也何往而无功哉

伊川曰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

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爲惡也出門交謂與物接也擇善而從无所偏係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伊川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

爲之戒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伊川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隂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

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暗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悦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趍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

誠齋曰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貞者求在我

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伊川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而天下之心危疑之道也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復何過咎之有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

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孚誠而處无甚失也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龜山曰九四震兊之交動而說也動而說而天下隨之隨有獲也

白雲曰六三隨有求得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蓋以得人之隨爲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於君又

獲天下之隨守此為貞凶矣是必有至誠之道大明於天下足以使天地人鬼萬世无疑焉斯无咎矣其義凶者非九四誠有是凶也若貞固守之其義有得凶之理也明功者有孚在道明隨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伊川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中正為隨善之義

雷氏曰孚于嘉書所謂允元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處隨之極盡動而説隨之義民之隨之如拘係之蓋言不得不隨也爲之主者乃從而以道維之古人以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是乃維民之道也昔太王之去豳也勢亦窮矣勢窮而人益隨之所以見動而説隨之義故興王業于西山

☶☴ 巽下艮上

伊川曰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伊川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甲者數之首

事之始辰之甲乙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自甲至於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晦菴曰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

戒也

白雲曰易言利涉大川非剛健之才則虛中有濟之象而蠱言其易於有爲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剛上而柔下謂在上者剛在下者柔剛柔不交所以致蠱壞也巽而止蠱言治蠱之道也艮止於上巽

順於下无爲而尊於上者父之道服勞而順於下者子之道故在爻多言子幹父事雖然由朝廷至閭里孰非事而獨舉父子何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王者雖曰有天下自其本觀之亦家而已故家人之九五亦曰王假有家爲天下之倡莫先於一家居一家之責者莫重於子能盡子道則家齊矣由是而之焉則國可治天下可平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夫皿有蟲蠹則爲器之蠱身安宴溺則爲人之蠱朝

有小人則爲天下之蠱凡蠱則不可不治蠱所以有幹事之象也故聖人於蠱幹之時未嘗憂其不治特患幹之无其人耳在卦五以柔中居尊倚任九二剛中之臣利涉大川往有事者九二之任也先甲後甲則天行終始之道循環然耳易於泰終言其命亂於蠱言元亨而天下治皆先甲後甲之常也集南軒諸先生語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民德敗矣敗而育之

必振動之使離其故習可也猶風之撓物適所以養之也振民風象育德山象集單氏輩說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治蠱非創始之事非若屯難之難濟否塞之難傾也當家道弊壞之初故六雖柔弱之才亦能幹焉能幹父之蠱則爲有子矣有子則考乃无咎謂前人之過庶可補也厲惕厲也孟子所謂操心危慮患深之意

也能如是終乃獲吉意承考者善繼父之志也參取白雲說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伊川曰九二以剛陽爲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爲義以陽剛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

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爲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爲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義黄堯舜之事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剛而過中雖克幹其事不无小小之悔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然巽體得正故能終无大咎節伊川語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胡氏曰夫父以柔懦以至蠱壞其家而四又以柔弱之質承其蠱壞之後无剛明果決之才不能幹家事也然而以陰履正故但少能寬裕其父之事耳夫承

蠱壞之後而以柔弱之質將有往必見悔吝无所成也初亦陰柔而能幹者居壞敗之始也治家之法當在於始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伊川曰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伊川曰上九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

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
誠齋曰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志在我時在
天君子不以我違天亦不以天喪我舍之則藏不可
則止時也不事王侯非以爲高尚人也高尚其事也
故曰不以我違天雖然畎畝不忘君江湖存魏闕志
也曷常去於心乎故曰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外爲
天下之所高而其志實爲天下之可法

䷒ 兌下坤上

白雲曰臨以大臨小上臨下為義序卦曰臨者大也

盖臨為大而所臨者小故也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伊川曰元亨利貞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

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盖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白雲曰自一陽生而爲復長而爲臨凡八變而得遯遯臨之反也有臨之大亨是以知遯之有凶也有凶不必凶至盖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其義凶同意易於臨言月於復言日者日月皆一也論天道則稱日論人道則稱月從其類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伊川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也剛正而和順天之道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

云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之地岸也岸高於澤而俯臨之有含容止畜之象君子體之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教思无窮至誠无斁也容保民无疆謂含容安集之意廣大无疆限也教之无窮者兊也容之无疆者坤也集伊川晦菴語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臣之臨民臨事與夫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幼而學壯

而行人豈不欲有臨哉四近君之臣初得正位與之感應是以正道爲當位者所信任而有臨也初之與四相感非茍求見知期於進達也其志在行其所學之正道耳故曰志行正也以正應正故曰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伊川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爲无所

不利也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説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説順也

白雲曰未順者有獻可替否之義非以順命而後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陰柔不中不正之才而居二陽之上是處不當位也夫位者人之所欲六三雖甘說此位亦安足以有臨乎故曰无攸利既能知而憂之強勉自改退避賢者之路如是則過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伊川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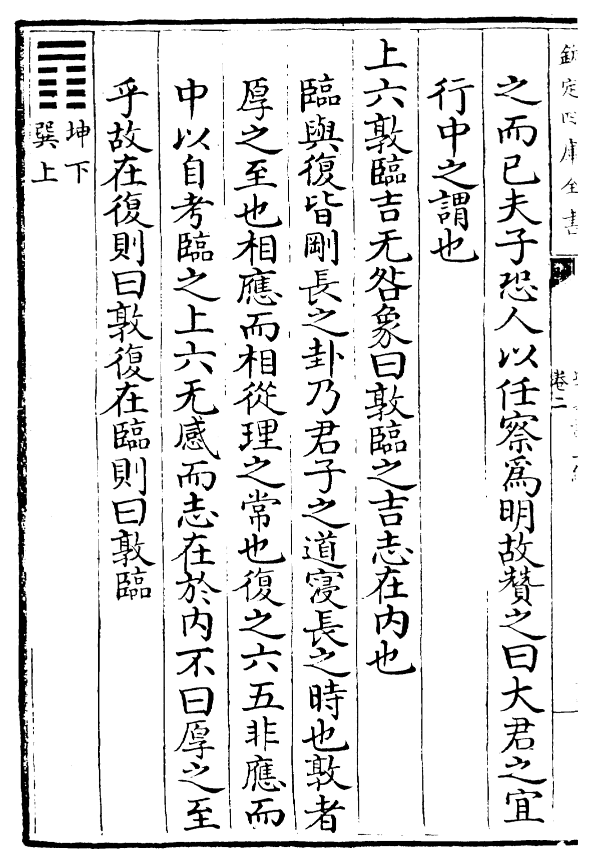
六五知(音智)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知臨謂知大君所以臨御天下之道也臨御之道奈何用九二剛中之賢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

之而已夫子恐人以任察爲明故賛之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臨與復皆剛長之卦乃君子之道寖長之時也敦者厚之至也相應而相從理之常也復之六五非應而中以自考臨之上六无感而志在於内不曰厚之至乎故在復則曰敦復在臨則曰敦臨



坤下
巽上

伊川曰凡觀視於物則爲觀平聲爲觀於下則爲觀去聲

如樓觀謂之觀者爲觀於下也觀去聲示也不音者

皆如字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伊川曰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

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爲天下之觀

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旣薦之後則下民

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

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注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彖曰大觀去聲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去聲天下觀去聲盥而

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白雲曰大觀在上以巽順之德居中正之位初未嘗有心於示人也其誠明之著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有不可揜者焉觀之者至於不期化而自化是之謂神道神道之謂大觀且觀之天則大亦无所示也特四時不忒而已因四時不忒而萬物自生自化故知四時不忒是謂天之神道由人言之亦曰天

之大觀也聖人大觀其道同天則下觀而化也宜矣

曰設教者天无教聖人主教雖以不教教之亦曰設

教可也帝堯之則天孔子之欲无言皆是道也

雷氏曰順者以順動也巽者以風教入於人心非威

刑以率之也中者如極之建而民取中正者如表之

立而民取正人君以此而示天下天下觀而化之矣

在上而中正者九五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非自然此天之神道也聖人

觀天之神道以設教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天下之民

不知所以然而心自服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去聲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伊川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遊歷周覽之象故先

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視民俗而設爲政教也如

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

教爲民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伊川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其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昬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注六二所見者狹故曰闚觀猶有應焉不爲全蒙

伊川曰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陽剛中正之道非二

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

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

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

者女子之道也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

僅能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

醜也

龜山曰大觀在上而二以陰柔在下卦之内五之宗廟之美室家之好非二之所能見也闚觀而已夫視不出閨門之内爲女子之正則利矣居大觀之時而爲女子之正是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伊川曰觀我生謂動作施爲出於己者

白雲曰六三順而應上可以進也柔不當位可以退也觀我道之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爲不失進退之

道矣

誠齋曰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欲進退不失其道其惟觀我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錦也此亦學者事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唯其可而已何必量己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

雷氏曰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其是之謂乎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剛明中正居尊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也而又體巽故有樂善忘勢尚賢之象尚賓者尚賢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固宜仕於王朝効其智力上輔其君以施澤於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

古者賢有德之人則人君賔禮之故士之進仕於王朝則謂之賔忠臣嘉賔賢有德之稱也交言利用賔于王而象言尚賔者夫子恐人貪國之光不待禮至而往也交恐失時象恐輕進聖人之心可謂委曲丁寧矣采伊川語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伊川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

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矣我生出於已者王輔嗣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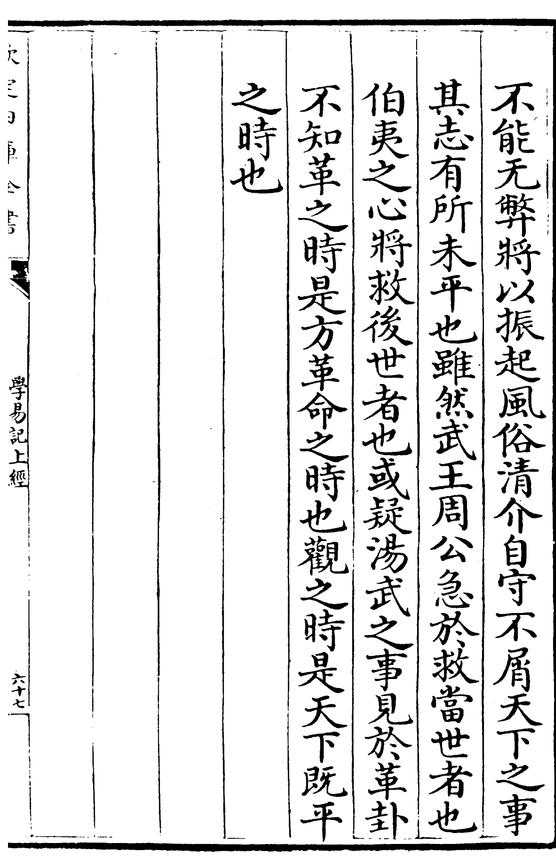
漢上曰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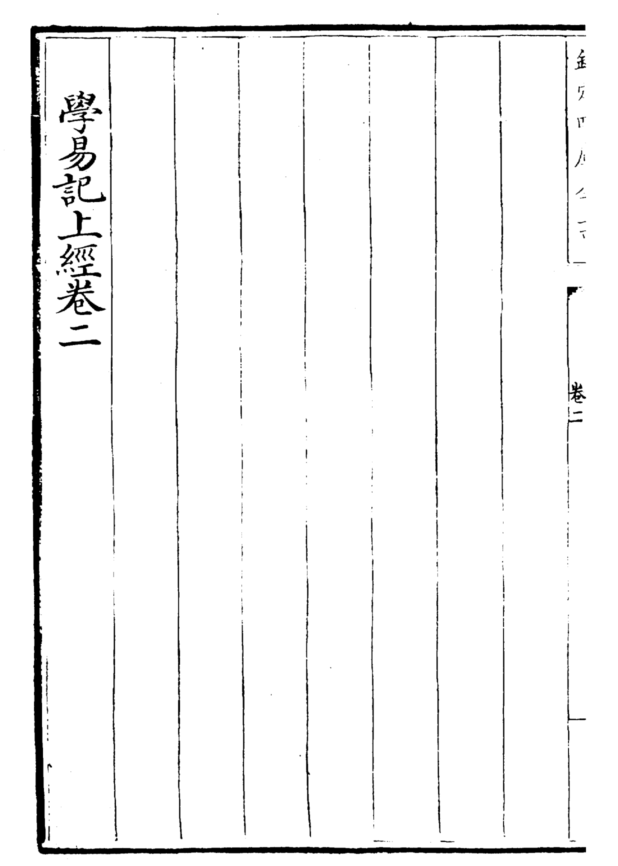
上九道之已成處觀之極不當其任者非若小人女子之童闚又无進退之疑无賔王之利者也故觀其生九五之君六四之臣皆在所觀也昔武王既已革命天下歸心四方英賢雲集輻凑放牛歸馬垂拱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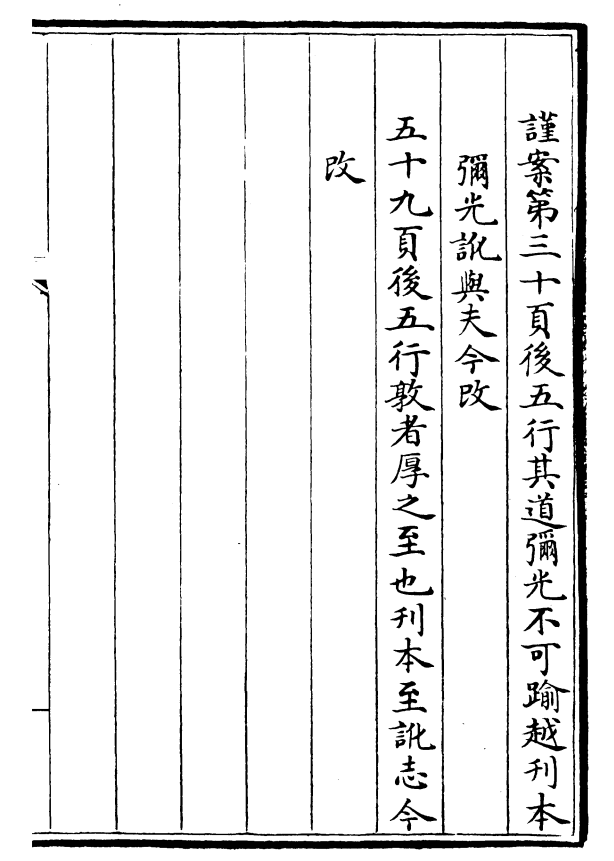
爲盛德光輝爛然可覩所謂童闚之觀者可勝言哉用賔于王者爲不少矣然伯夷守節甘采薇於首陽者何哉蓋觀其武王之革命羣賢之趍時赴功若有不足者焉遂作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殁兮我安適歸其志未能平也歟夫觀之時天下既定人知趨時赴功觀其國之光華爲急而不知趨時之弊又有甚焉是以後世風俗奔競委靡不振去道日逺矣孟子稱伯夷百世之師也聖之清者也所謂君子无咎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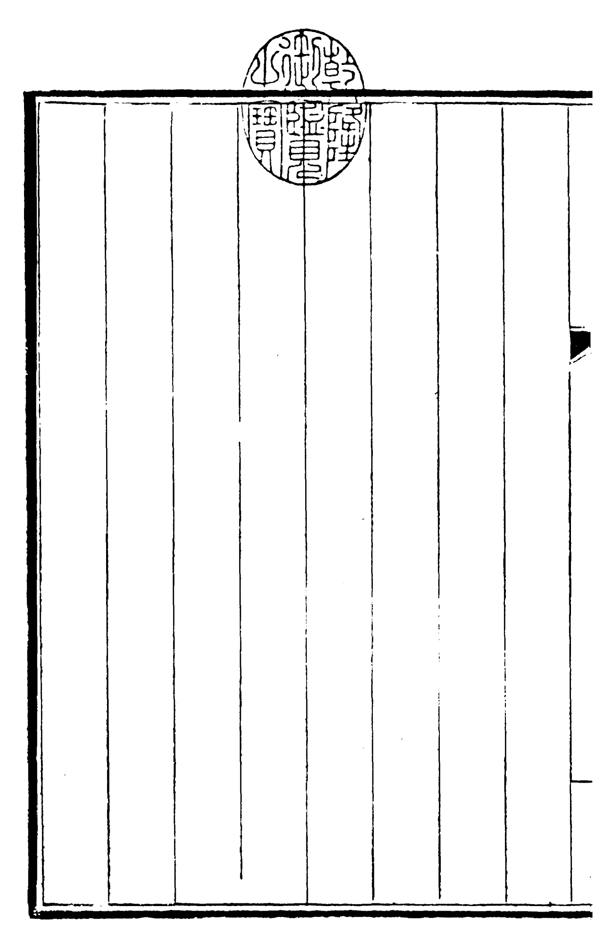
或曰以此爲説通則通矣與蠱之上九无乃相類乎曰不然蠱之時天下方弊六五以柔居尊下有陽剛之臣爲之應足以幹蠱而用譽上九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負經濟之才不偶於時不見知於當世之君者也非遇其時不出也非志有所未平也觀之時天下既定九五以剛居尊下皆隂柔奉命之臣國之盛德光輝爭先覩之爲快上九以剛明之才處一卦之上觀其時之所尚懼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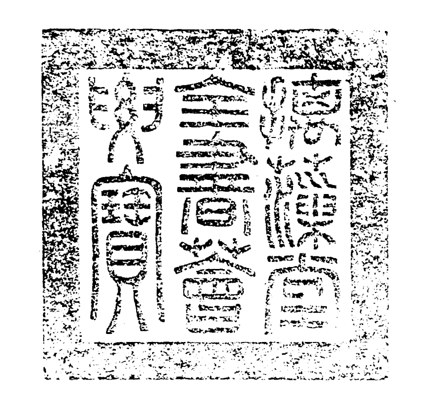


不能无弊將以振起風俗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其志有所未平也雖然武王周公急於救當世者也伯夷之心將救後世者也或疑湯武之事見於革卦不知革之時是方革命之時也觀之時是天下既平之時也


學易記上經卷二


謹案第三十頁後五行其道彌光不可踰越刊本彌光訛與夫今改
五十九頁後五行敦者厚之至也刊本至訛志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張映杓